

《厄則克耳先知書》導論

Corrine L. Carvalho 著；活水編譯小組 編譯¹

本文摘自「活水聖經詮釋系列舊約卷十六」，編譯自 Corrine L. Carvalho, “Introduction”, *Ezekiel* (Collegeville, Minnesota: Liturgical Press, 2012), pp.5~9.

《厄則克耳先知書》包括了厄則克耳先知的的神諭，他是一位耶路撒冷的司祭，在主前 597 年遭放逐到巴比倫。由他遭放逐的時間來看，厄則克耳是菁英司祭中的一員，這些菁英司祭與其他猶大（南國）社會中的領導者對巴比倫造成了威脅。本書記載了很多神諭發生的日期，都在厄則克耳自己被放逐期間（主前 593~571）。這些神諭使用了多種先知性文體的形式：蒙召的敘述、神視的報告、象徵性的動作、哀歌、謎語，等等。以往，很多聖經學者都認為《厄則克耳先知書》是一部雜亂無章的神諭集成，資料來自相當不同的時期；但近代研究顯示，本書是一部精心製作的整體性文學作品。本書最初的文體有一些暗示：包括神諭的長度、爲了指引讀者而註明的事件發生的日

¹「活水編譯小組」的成員包括在台灣及美國各地的天主教友；其事工旨在編譯全套具有當代聖經學術基礎、大眾化的聖經詮釋系列。本文初譯者爲張錚錚先生、初校者爲樂近英女士、審訂者爲戎利娜修女，貢獻良多，特此致謝。

期，以及書內出現的貫穿全書的結構模式。

本書有一個清晰的文體結構：在耶路撒冷被毀之前的神諭（則一～廿四）、抨擊異民的神諭（則廿五～卅二）、先知聽到的耶路撒冷淪陷的消息（則卅三），以及復興以色列的神諭（則卅四～四八）。一個不斷重複出現的象徵——天主臨在的天主戰車、寶座的神視——將這幾部分連接在一起。

日期、起源和作者

對本書寫作日期的看法非常不同，從巴比倫放逐一直到瑪加伯時期都有可能。然而，由於本書沒有暗示任何發生在波斯或希臘時代猶大面臨的問題，它很可能寫於充軍時期，之後加入了一些零散的補充。由於本書關注的是耶路撒冷內及其周邊地區的活動，有些學者建議本書的作者應來自猶大。但是本書作者從來不認為自己與第一次放逐或耶京淪陷之後，留在猶大地區的人有任何聯繫。相反，本書關注的是有權勢的人：王室成員、經師、賢明的智者、司祭，及國家的（或國民的）先知，即那些被擄往巴比倫的人。

本書的作者顯然是一位學者。他展示出自己很瞭解巴比倫和埃及的神學、文化及歷史。他深諳以色列的各種文學傳統，常故意使用一些早期的主題和象徵。這些要素完全符合先知書的記載，即厄則克耳在第一次充軍時就流亡到巴比倫，這就是說，他是有機會接受國際化教育的菁英群中的一員。

雖然本書有無可否認的後期改編的跡象，但它呈現出來

的，就如同厄則克耳自己是本書的作者一樣。本書的作者就是厄則克耳先知嗎？或一位匿名的作者，利用厄則克耳這個人，使本書的焦點放在厄則克耳先知身上（如同《達尼爾先知書》的作者一樣）？雖然答案還在辯論中，但厄則克耳這個人物達成了一個文學目的：他既代表了理想的先知形象，又成爲一雙人們可以看到天主的眼睛。

歷史背景

本書註明了明確的日期，這些日期爲本書的讀者可能有一定的意義。但可惜的是，即使有了日期，每個神諭是由哪些確切事件引起的，依然還是一團謎。我們只能從古代不同的資料源流中，對一些重大的事件重建一個大致的輪廓。

《厄則克耳先知書》設置在巴比倫帝國權勢的高峰期。巴比倫諸王剛剛由亞述人手中奪取了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後，就想嘗試把他們的勢力擴展到黎凡特（Levant）地區，那是在地中海東部的邊緣地區，自土耳其到埃及，包括猶大和以色列兩個王國。這一擴展，引起了巴比倫與埃及和腓尼基（Phoenicia）很多的衝突。猶大的命運也在此衝突中被確定。約史雅王（Josiah）在主前 609 年去世後，猶大在廿年內有過四位國王，每位國王都依靠埃及或巴比倫的支援。

第一次的圍攻及充軍發生在主前 597 年，是由反抗巴比倫的叛亂而導致的。這次被放逐的人士，只有王室成員、軍人、技工人員，以及「地方上的王公夫人」（列下廿四 15~16）；厄則

克耳就在第一批被放逐的人中。厄則克耳先知參照被放逐的國王耶苛尼雅（Jehoiachin）的就職，來記錄他神諭的日期，顯示出厄則克耳認為耶苛尼雅是當時唯一的、真正的猶大國王。

厄則克耳的先知職務開始於被放逐四年之後（主前 593 年）。這也是埃及盡力想在黎凡特地區建立聯盟之際。結果，在耶路撒冷城第一次遭圍攻之後，被巴比倫人所委任的國王漆德克雅（Zedekiah）最終起來反抗巴比倫人的操縱。這導致巴比倫人的報復，第二次圍攻京城。雖然在十八個月的圍攻中，埃及前來援助猶大，但沒有成功，耶路撒冷城於主前 587 年 7 月淪陷於巴比倫人手中（列下廿五 1~4）。雖然則一~卅二章的神諭是關於京城淪陷前的事，但本書就整體而言，是在第二次放逐後寫成的，並反思這一事件帶給以色列的神學挑戰。

重要主題

本書文學的完整性顯示在其一致整合的神學上。本書的主題是：罪惡的污濁影響、天主對這城市的拋棄，以及關於天主能力的問題。

本書的基本結構，以天主的臨在和缺席為中心。在本書的開始，天主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中，坐在革魯賓寶座上，上面裝有車輪，準備離開。根據以色列人的聖殿神學，只有那些處於禮儀潔淨狀態的人可以接近天主。禮儀的潔淨源於讓世界儘量保持原有被創造的純潔狀態。罪惡所帶來的不潔會累積起來，污染整個家族、土地及城市。耶路撒冷城在本書的開始，

就處於這種狀態中：百姓的罪行在增加，城市的不潔在累積。

厄則克耳用「可憎之物」(abomination)一詞來指稱這樣的不潔。除了《厄則克耳先知書》外，這個詞在《肋未紀》中指違犯了禮儀的潔淨，特別是違犯了「聖潔法」(Holiness Code：肋十七~廿六)。這個詞也出現在《列王紀》中，指朝拜異民之神祇，特別是外約旦地區(the trans-Jordanian)的神祇：革摩士(Chemosh，摩阿布人敬奉的神祇)、木耳公/摩肋客(Molech/Milcom)，這些神祇都要將人的兒女獻祭作為犧牲(列上十一5，十一7；列下廿三13)。《厄則克耳先知書》中用的「可憎之物」(abomination)一詞，和這兩種意思非常相似，指違犯「聖潔法」和朝拜邪神。

在則八~十一章的神視中，厄則克耳看見這種禮儀的不潔已進入聖殿，使它不再適合天主居住了。結果，天主把戰車一寶座裝上齒輪，飛離聖城。隨著天主的離去，這城也被拋棄了。在古代近東，當一個神祇離開殿宇，這城市就不再受神祇保護，以得福祉，而容易遭受攻擊、瘟疫、傳染病及傾覆。當上主離開這城後，這城最終的沉淪是不可避免的。則十一~廿四章又再一次地敘述這城的瓦解，結果百姓也愈來愈墮落下去。天主的拋棄使得他們回到赤身裸體的自然狀態，一種全然污穢及低劣的狀態。

以色列這「自然狀態」的光景遍布在《厄則克耳先知書》中。則十六和廿三章用擬人的方式把耶路撒冷描繪成一名女人，以表達以色列本質的污穢，一個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值得天主關注的事情的民族。以色列被描述為一個耽溺在自己出生血

液中的嬰兒，一個污穢的受造物，無法潔淨自身，甚至不察覺有必要去潔淨。天主看到了這嬰兒，淨化了她，這是一個天主主動的淨化行動。天主如此主動的行動模式，貫穿全書。以色列從來沒有潔淨過自己，甚至在先知「復興」的神諭中，以色列也從來沒有採取過任何行動，使自己擔當得起「復興」，也沒有做過任何事情使復興得以成就。枯骨的圖像就說明這一主題：以色列如同一堆枯骨；天主獨自行動。

以色列只能以承認自己的墮落惡行及天主的大能來回應。一個在本書中重複了 72 次的短語：「你們便承認我是上主」(that you may know that I am the LORD)，傳達了本書的主題。很清楚，這樣的對天主的認知，不是客觀記錄事實，而是完全認識到上主特性的重要意義，意識到天人間全然不平衡的關係，從而達到內在的轉化。這種對天主「偉大」的「認識」，會讓以色列人「羞愧」，因而步入正義的行為。

在歷史背景的光照下來讀本書時，這樣的神學是可以理解的。這一團體對上主大能的這一概念本身提出了質疑。他們被放逐到了巴比倫、眼見他們的城市被毀、聖殿被焚，並且他們的同胞被殺、被殘害、被毆打、被奴役。他們心中迫在眉睫的問題是：當這些發生時，天主在哪裏呢？天主為什麼不來拯救他們？《厄則克耳先知書》藉著強調使「雅威主義」能存活下去的要素，回應了這樣的神學危機。作者強調昔日的傳承，表明他想保持與以色列過去的連繫：他甚至「玩弄」運作那些傳承，試圖使人重新設想「天主大能」的含義。

《厄則克耳先知書》的不朽影響力

《厄則克耳先知書》幾乎從一開始就有巨大的影響力。這位先知神視中的點點滴滴，可以在舊約中的《匝加利亞先知書》及死海經卷中的《安息日獻祭之歌》（*The Songs of the Sabbath Sacrifice*）找到回應。《厄則克耳先知書》對新約最明顯的影響，是《若望默示錄》中對聖城的描繪。戰車寶座圖像，即 *the merkaba*（希伯來字，英譯：Chariot of Fire，意思是「火的戰車」），成為猶太神秘主義思想反思天主經驗的沃土。基督宗教傳統把本書第一章的神視看作是聖經本身的象徵，四活物代表舊約及新約皆有的四部分，它們的四個臉面就寓意了四福音的作者：瑪竇聖史是天使/人，馬爾谷聖史是獅，路加聖史是牛，若望聖史是鷹。